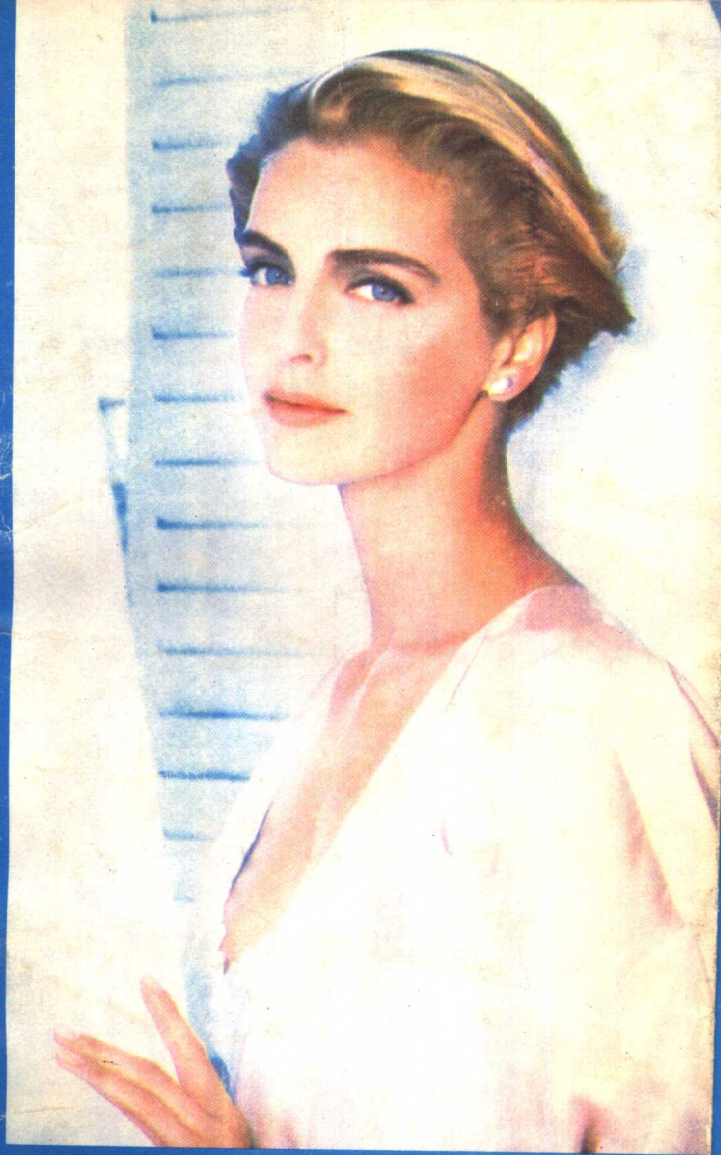


现在以至……永远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张少一 边康沙 楼望度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现在以至永远

(美)丹尼尔·斯蒂尔著

张 少 一

边 康 莎 译

楼 望 渡

中国妇女出版社

根据美国戴尔出版公司1980年版翻译

责任编辑， 辛 兵

现 在 以 至 永 远

〔美〕 丹尼尔·斯蒂尔著

张少一 边康莎 楼望渡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省西安庆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98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7—80016—082—3/I·27 定价：4.30元

内 容 介 绍

杰茜是一位美貌的女子，她开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她丈夫伊恩是个作家，对她体贴入微。杰茜相信，她的爱情生活是完美无缺的。

然而，当她一次从纽约购货回来时，却发现她的梦破灭了。一女子控告伊恩强奸了她，而伊恩也承认自己确实和她发生了关系，那是在酒后微醉之时……

通过私人侦探的查访，这是一个圈套。原告的丈夫长相酷似伊恩，为了把她对丈夫的仇恨发泄到伊恩身上，她设计诱惑了伊恩，并把他勾引上床。

事情搞清楚了，可他们却拿不出证据在法庭上证明这一切。陪审团裁决伊恩犯有强奸罪，伊恩被判处有期徒刑。

独居的杰茜绝望、痛苦、迷惘，她不知她的未来系于何方。她试图怨恨伊恩，忘掉伊恩；她试图把自己纯洁的爱转移到其他男人身上。她找到了她心中的王子，她认为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她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可是，当她身上的长裙脱离她而飘落在地的时刻，她猛地醒悟了，她心里其实只爱着一个人，那就是伊恩。

本书是丹尼尔·斯蒂尔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她那些“多愁善感的”言情小说中的一部力作。

阳光璀璨的晴空显得格外壮观，有几朵白云仿佛是刻在了那蔚蓝色的天幕上。这是一个地道的印第安之夏（指北美特有的一种气候。秋季的第一次霜降之后，气温回升，烈日高照。人们把这种天气称为印第安之夏——译者注）。天气如此热，它使万物都变得朦朦胧胧，使人动情。这简直不象旧金山。旧金山的气候通常是很宜人的。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埃利克餐厅旁的一块阳光灿烂的露天进餐处，伊恩正坐在一块粉红色的大理石小桌旁。一对对乘吃午餐的时间出来闲逛的人们驾着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给这闷热的天气带来了几分情趣。

在小石桌下，伊恩把一条修长的腿压在另一条腿上，轻松地摇晃着。桌子上的玻璃杯里放着三块穿成串的奶酪。面包很新鲜，用手指按一下感觉是柔软的。面包片被切得太薄了，伊恩只好用他那漂亮的手指小心地撕下一片。有两个年轻的姑娘望着他窃窃私语。他的穿着打扮并不花哨，但他仍然显得很性感，甚至连这两位姑娘也看得出来。伊恩长得五官端正，英俊优雅，派头十足。他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金黄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一副高高的颧骨，一对长长的腿和一双惹人注目的手。伊恩·克拉克是一个地道的美男子。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的美貌十分清楚，他的妻子当然也清楚

这一点。这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妻子也是个美人儿。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关心。但是有些人对于美貌倒是特别留意的。这些人喜欢观察他们，喜欢用一种饥渴的目光盯着那些长得特别标致的人们，想知道他们正在谈些什么，他们准备到哪里去，他们和哪些人熟悉，他们吃些什么……仿佛他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捞到些什么油水。其实美貌是无法从别人身上捞取到的，那是上帝的恩赐。也许你可以花上一大笔钱去整容，去装饰，但伊恩用不着这样做，他的美貌是天生的。

一个身穿粉红色上衣，戴着一顶式样时髦的大草帽的女人也在注意伊恩。她透过草帽的筛孔盯着他，望着他那双拿着面包的手，望着他那喝着饮料的嘴。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她甚至可以从他那挽起袖子的胳膊上看见金黄色的汗毛。尽管他们两人之间隔着几张桌子，可是她却在不停地注视着他。就象她曾在哪儿见过他似的，可是伊恩却从来没注意过她。他为什么要注意她呢？这时那女人向四周环视了一圈，然后闭起了双眼。伊恩并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存在，他正忙着欣赏其它景致呢。

生活是这样美好，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充实、富足、安逸。伊恩感到精神振奋。今天上午他一直在埋头写他小说的第三章。现在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出场了，就象沿着百老汇大街散步的人们……有闲逛的，有嘻笑的，有做着游戏的。这些人物对于他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他对他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缔造者，他们的朋友。他们同样也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刚刚开始他就有了如此良好的感觉。书中的故事都来源于他的生活。当他啪嗒啪嗒地按动打字机的键盘时，所有这些新的面孔和新的头脑都可以清晰地

从他的手中感觉出来。甚至每当他接触键盘时，他的心中就会充满美好的感觉。

是的，伊恩对一切都感到称心如意。他居住在自己热爱的城市里，正在写一本新小说，身旁还有一个跟他一起欢乐、游戏，给了他蜜一般甜美柔情的妻子。七年了，她身上的一切对于他来说仍然那么美好；她那甜蜜的微笑，她那深情的目光。在他的书房里，她赤裸着全身坐在那张老式柳条椅上，喝着啤酒，读着他的书时的那种姿态。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满意。现在情况更好了，因为那本新小说进展顺利。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啊！妻子杰茜就要回来了。分别这三个星期以来，小说一直以很高的速度进展着，他始终感觉良好。但是眼下他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无法克制的情欲冲动……啊，杰茜。

伊恩闭起双眼，努力排除着路旁汽车噪音对他大脑的干扰……杰茜……那两只优美的大腿，那如同软缎一般的金黄色头发，那双带着金色斑点的绿眼睛……在半夜两点钟一边吃着抹了花生酱和杏果酱的葡萄干面包，一边询问他对自己商店订购的春季货物的看法……“伊恩，说真的，从你心里讲，你喜欢不喜欢这些春季服装？你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一定要说实话……”仿佛男人的观点真的十分重要。她那双绿色的大眼睛在他脸上探视着，好象在向 he 询问她是否称他的心，他是否爱她，是否……是的，一点儿没错，伊恩的确爱她。

伊恩一边呷着掺苏打水的松子酒，一边想着杰茜。他又一次感到自己有负于她。这使他的心里隐约感到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重压。他欠杰茜的太多了，让她经历了很多磨难。伊恩

教过书，可是收入微薄。他干过代理教员，这份工作的薪金更少。他还在一家书店里工作过。但是杰茜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个工作降低了他的身份。因此他辞了职。在他的头一本小说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之后，他甚至受到了新闻界的一阵嘲讽。后来杰茜得到了父母的遗产，这解决了他们的许多问题。但是解决的只是他们共同的问题，毕竟不是他个人的。

伊恩又回想起三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你知道吗，克拉克夫人？跟一个挨饿的作家一起生活，不久你就会感到烦恼和厌倦的。”他专心致志地凝视着她的脸。而杰茜却摇摇头，在阳光下微笑着。

“在我看来你并不象一个正在挨饿的人。”她拍拍他的肚子，然后温柔地吻了他的嘴唇。“我爱你，伊恩。”

“你一定是个疯子。但我也爱你。”对伊恩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夏天，他已经有八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收入了。当然，杰茜有钱，但那是她的钱。这真是糟透了！

“为什么说我是疯子？因为我尊重你的工作？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好丈夫？纵然你没有继续在麦迪逊大街工作，我仍然没有改变对你的看法。就是因为这些吗，伊恩？不是你自己已在诅咒麦迪逊大街的那份工作吗？你已经失去了那么多，难道你还要用那种痛苦来折磨你的余生吗？”她那气愤的声音中流露出几分酸楚。“你为什么不能从你正在从事的工作中得到安慰和乐趣呢？”

“什么工作？”

“写作。你是个作家，一个好作家。”

“谁给你说的？”

“那些评论家呀，就是他们说的。”

“我的自尊心可没这么说。”

“见你自尊心的鬼去吧。”她的态度如此严肃，他被逗笑了。

“我一直在做艰苦的努力，但还没有获得成功。哦，还是让孤独见鬼去吧。”

“住口……讨厌……有时你真让我生气。”一缕微笑重新浮现在她的面庞上，而且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他倾过身去亲吻了她。她脸上带着微笑默默地望着他，用一只手指在他的腿间慢慢挠着。他的全身都颤抖起来……

伊恩对所有这一切仍然记忆犹新。

“你这个小妖精，我真爱你。走吧，咱们该回家了。”他们象两个孩子似的手拉着手，望着对方脸上甜美的微笑离开了海滩。

他们甚至没等到回家就已按捺不住心头燃烧着的欲火了。汽车开了几英里之后，伊恩发现在路旁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狭窄的海湾。他们把汽车停在那里，然后走到海湾旁的树下去做爱。他们的四周充满了夏季虫雀的鸣叫声。伊恩依然记得后来他们仅仅穿着衬衫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用脚拨弄着地上的小草和鹅卵石。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他始终弄不明白杰茜怎么会如此依恋自己……这是为什么呢？自己为什么也这样依恋她呢？结了婚的人是决不会提出这类问题的……难道能这样问：‘亲爱的，你爱我是因为什么呢？’——‘为了你的钱，亲爱的。还能为什么呢？’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但是有时伊恩对这个问题却十分感兴趣。有时他又感到害怕，他怕正是因为杰茜忠实地支持了他的写作事业，他才这样依恋她。他不想承认这一点，

但这确实是诸多因素之一。

他还记得在他的书房里他们喝着葡萄酒和咖啡，在一起争论的那些夜晚。当他需要她支持时，她很少让他失望，她对于他的能力始终是那样深信不疑。

“我知道你会成功的，毫不含糊，你一定能成功。”她是如此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心她才让伊恩辞去了麦迪逊大街上的那份工作。或许她还有其它动机。也许她是想要他依附于自己？有时伊恩对此也有所怀疑。

“但你怎么会知道呢？真见鬼，你怎么知道我会成功呢？那纯粹是做梦。杰茜，想写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那简直是幻想。你知道有多少蠢材整天坐在那里浪费笔墨纸张，却认为自己的东西也会成为‘杰作’？”

“谁给了你这该死的念头？你不是那种人。”

“也许就是。”有一次当伊恩这么说时，杰茜把一杯葡萄酒泼到了他脸上，这使他笑了起来。当时他们俩正在那张厚厚的绒毛小地毯上做爱，伊恩把顺着下巴流下来的葡萄酒滴到了杰茜的乳房上，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伊恩现在必须写出一部象样的书。他必须这么做，为了杰茜，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这一次他只能成功。上一次，他费了六年的心血写出了一本小说和一本寓言集。那本小说简直是个灾难，而那本寓言集却被评论家称为一流作品。但是也只卖了七百本。而那本小说连这个数字也达不到呢。不过这一次不同了，他心里很清楚，这本书是他的脑力劳动的结晶，一定会获得成功的，它足以与杰茜的“杰女士商店”相媲美。

杰女士商店是杰茜开的一家专售妇女用品的小百货商

店。杰茜把商店办得很出色，她抓住有利时机，购进格调高雅、材质考究、销售对路的商品。她是一个干一行就爱一行的人。那每一只蜡烛，每一条头巾，每一块小宝石，每一只彩灯，接待顾客时的每一个微笑，还有她那热烈的激情，优美的风度和过人的美貌，都是她获得成功的条件。杰茜天生丽质，具备着许多优点，当她赤裸着身体合上双眼时尤其迷人。

伊恩很喜欢杰茜在午餐前冲进他的书房时的那副样子，她那浓密的金发飞舞着，双眼中充满了欢快的神情。她会在他的脖子上亲吻一下，接着一朵令人惊叹的桔红色玫瑰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稿纸上，然后在他那杯咖啡旁边的水晶花瓶里插上一束美丽的玫瑰或是一束色彩艳丽的黄色郁金香，旁边再放上几片罗马甜瓜和几片面包。还有《纽约时报》或是《费加罗报》。她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周到。她具备一种特殊的才能，凡是经过她的手干出的事情，都会旧颜难识、面貌一新。

伊恩一边望着其它餐桌上的人们，一边思念着杰茜。想着想着他的脸上又浮现起微笑。如果杰茜在这儿，她一定会穿一身令人着迷的服装：一件长袖裸背的长裙，或者是一件中国式的旗袍，它遮住了全身大多数部位，但是却留着一条狭长的开缝，这使那些过路人只能在眨眼的瞬间观察到她那美丽的大腿。还有一顶妙不可言的帽子，它低低的压在头上，只允许旁人瞧见一只迷人的绿色大眼睛。而另一只仅仅隐约闪现一下，然后又藏匿起来。正当伊恩想到这里时，他的目光被坐在不远处的那个戴着草帽的女人吸引住了。她与伊恩之间隔着几张桌子。伊恩以前并没有见过她。他心里觉得这个女人值得一看。在这阳光充足、天气闷热的中午，当两杯苏

打松子酒下肚以后是很容易产生这种念头的。伊恩几乎看不见她的面孔，只能看到她的下巴。

她长着一双匀称的臂膀，两只漂亮的手上没有戴戒指。伊恩看见她正在用一根麦秆吸着一种带泡沫的饮料。他望着这个用草帽遮掩住脸的姑娘，想着自己的妻子，顿时感到一阵冲动。杰茜没有在家，这是多么大的憾事啊！现在这种天气正是去海滨游玩的最佳时节。到了那里，在海里游上一场泳，出上一身汗，用沙子把身体掩埋起来，互相用手把全身搓揉一遍，晒得油黑锃亮。那个戴草帽的女人吮吸饮料时嘴唇蠕动的样子扰乱了伊恩的心，使他渴望得到杰茜，现在就想得到她。

他的菜送来了，可是他却没有一点胃口，他后悔要了这份菜，它太油腻、太烫、数量太多。刚才他应该来上一盘色拉。他没有要咖啡，因为他不喜欢在午餐时没吃上几口饭就喝咖啡。今天是出来轻松轻松的，他不想亏待自己，至少应该乘着高兴随心所欲地痛快痛快。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现在他有充裕的时间。每当他有空闲时，他总是来到埃利克餐厅，在这儿你可以松弛一下自己，观察观察那些陌生人，与一些熟识的作家们会会面，欣赏欣赏女人。

他让招待给他送来了第三杯松子酒。平常除了白葡萄酒以外他几乎不喝其它的酒。但是松子酒是清凉爽口的，喝了这第三杯也不会要他的命。在通常凉爽的时节遇上了这种热天，常会使人烦闷……让人发疯的。

埃利克餐厅中的人群就象潮汐的涨落一样进进出出。人行道上也拥挤着想要寻找餐桌的人群。耀眼的阳光照射在马路对面红色的电话厅中。商人们放松了脖子上的领带，服装

模特们正在忙着收拾打扮，画家们在路旁速写，街头艺人紧张地演奏着，诗人们在开着玩笑。人声和音乐声甚至盖过了汽车的噪音，这使伊恩想起了中学毕业前的最后一天。餐厅两旁的露天酒吧此刻却寂静无声，它们的霓虹灯直到黄昏才会点亮。而这里的一切远远胜过霓虹灯的魅力。这里充满着生活的气息、青春的活力，它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直到伊恩离开埃利克餐厅，那个戴草帽的姑娘也没有露出她的面孔。但是她却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伊恩。伊恩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之后，她轻轻地耸了耸肩，向招待做了一个结帐的手势。这一次又不行了，看来只好以后再来了。也许……真见鬼……

伊恩在路上仍想着那个女人，他的脑子略微有些昏晕，可外表上却一切如常。他正在编造一首“遮面佳人的颂歌”。当他钻进杰茜的汽车时，竟独自笑了起来，他幻想着杰茜就在眼前，此刻他感到无法忍受的冲动。

他是开着杰茜的红色摩根牌轿车出来的，他非常欣赏它。当他开动汽车引擎时，不禁沾沾自喜地想：这是件多么气派的礼物啊！一件气派的礼物，送给一位气派的女郎。这辆汽车是他用自己写小说预支的贷款购买的。为此他花掉了支票上的全部数额。这简直是发疯，但是杰茜非常迷恋这辆轿车，而伊恩则非常迷恋杰茜。

伊恩把汽车拐向百老汇大街，在红灯下停了一次，接着又经过埃利克餐厅朝回家的方向驶去。就在这时，有一个粉红色的影子从他右边出现——正是那个戴草帽的女人。此时她正抬起头仰望着天空，那顶草帽缠绕在一个手指上。当她穿着白色高跟凉鞋走起路时，背后的曲线自由地起伏波动着。那

件粉红色上衣的下摆垂在双胯旁，但是并不显得卖弄，在这件上衣的衬托下，她显得挺漂亮，非常性感——如此圆润，如此丰满，如此年轻……二十二岁？……二十三岁？他望着她，又一次觉得自己的体内有一种难以忍受的饥渴感。她那紫铜色的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伊恩想去抚摸它，他想从她的手中抢走那顶草帽，然后逃开，看看她是否会跟在他身后。伊恩想玩、想闹，但是现在没有人跟他一起玩闹。

他开着车慢慢地从她身边经过，她抬起头，看见伊恩后她的脸突然变红了。接着她把目光移向一旁，好象不愿再看见他似的。然而，转眼之间她又抬起头来，重新望着伊恩。她微微地耸了耸肩，脸上慢慢显露出的微笑取代了刚才那吃惊的神情。这是命运的安排，她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如此梳装打扮的。现在她很高兴，在伊恩炽热的目光下，她似乎不愿离去。他停下车，呆呆地坐在那里，而她也站在拐角处望着他。她并非象他想象的那样年轻，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但是仍然很水灵。真够水灵的，在没吃多少饭的情况下，三杯苏打松子酒下肚以后，在他的眼里女人们是很容易变得水灵灵的。

她的双眼在他的脸上探视着，目光有些贪婪，但却十分谨慎。她见他始终在看着自己，便向他跟前走去。她那看起来异常丰满的胸部与她那小姑娘般的胳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你认识我吗？”她手里拿着那顶草帽站住了。她把两条腿交叉着站在那里，这使她的胯骨向前突出着，伊恩顿时觉得他的裤子变得太紧了。

“不，我并没这个意思。”

“你一直在盯着我呢。”

“是的……我很抱歉。我……我喜欢你的帽子。刚才吃午饭时我就注意到它了。”尽管他的表情很从容，并对她回以微笑，但他却很失望。她比杰茜年龄大，也许甚至比自己还大出一、两岁。如果在三十英尺以外看她，你会对她产生许多美妙的幻想，但是距离三英尺时，幻觉就会破灭。她那红色头发的根部露出了薄薄一层黑色发根。不过她并没有说错，刚才他一直在注视着她。

“我的确感到很抱歉。你想搭车吗？”这没什么不方便，反正他们俩是顺路，也许她就在几个街区之内的一间办公室中工作。

“当然，谢谢。天气实在太热了，简直没法步行。”她重新露出微笑，抓住车门的把手用力按拉着。伊恩从里面帮她打开车门。她一头钻进汽车，砰地一下坐在座位上，又开双腿，过份地摆出一副舒适的样子。

“我把你送到什么地方？”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起来。“市场街。让你多跑路了吗？”

“不，没关系。我没什么急事。”可是他对这个地址感到吃惊。住在这种地方可真糟透了。如果在这儿工作，可有点儿太偏僻。

“你今天休息？”她望着他，目光中带着疑问。

“可以这么说。我在家里工作。”他平常不是这么开朗。而她的态度使他感到不舒服，使他觉得好象自己必须回答她的提问。她的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她的裙子已经滑到了两条大腿上面。伊恩又是一阵冲动，但那是为了杰茜，

而她在十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你干什么工作？”在准备回答的一瞬间，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想说自己是个寄生虫，是个靠妻子供养的废物。他皱起眉头努力从头脑里驱除这股邪念。

“我是个作家。”他敷衍着。

“你不喜欢这个工作？”

“不。我热爱我的工作。你怎么会提出这种问题？”

“因为刚才你回答时皱着眉头。当你微笑时你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谢谢。”

“没什么。你开的这部汽车也很漂亮。”她上下打量着他。他穿着一件裁剪考究的衬衫，一双古喜牌皮鞋，里面没穿袜子。她并不知道它们是古喜牌的（古喜牌是巴黎和纽约一家著名意大利皮革店的商标牌。该厂以制造精细华贵的女用皮包、皮鞋著名——译者注）。但是她可以看得出来它们非常昂贵。“这是辆什么牌的汽车？是辆莫里克赛车吗？”

（莫里克是著名英国赛车制造厂产品的商标——译者注）

“不，是辆摩根牌的。”它是我妻子的……这句话堵在他的嗓子眼上——没有说出来。“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伊恩反问道。这可是针锋相对。

“眼下我在神鹰酒吧当招待。我想在白天看看附近的场景，这就是我来这儿吃午饭的原因。白天这些人好象完全变了个样儿。可是到了晚上我们接待他们时，他们就不象现在这么规矩了。”

神鹰酒吧对于那些体面的顾客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里的女招待上半身几乎不穿衣服。伊恩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女

人身穿半裸体服装站在餐桌旁招待顾客时的情景。她耸了耸肩，脸上又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她的模样几乎又变得可爱了。但是在那双眼睛的深处却隐藏着某种悲哀，其中还包含着冷漠、懊恼和狡诈。她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瞥了伊恩一两次，伊恩又感到她使自己不舒服了。

“你住在市场街？”他没话找话。

“是的，住在旅馆里。你呢？”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伊恩不想回答。他能说什么呢？但是这一回她主动为他解了围。“让我来猜猜看。是太平洋大厦吗？”她双眼中的欢快神情已消失殆尽，那冷冰冰的提问听起来就象是在谴责他。

“你凭什么这样猜？”他想使自己的声音愉快些，表情幽默些，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当他们在蒙哥马利大街，由于交通阻塞而停下车时，他望着她思索着：她完全可以做某个经理的秘书，或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个小角色。她并不象个廉价货，她的神情既困惑又悲哀。

“亲爱的，你全身都充满了一股太平洋大厦的气味。”

“不要让外表蒙住了你的眼睛。常言道：闪光的东西并非全是金子……”他们一起愉快地笑了起来。道路被疏通以后，伊恩发动起汽车拐向市场街。

“结婚了吗？”

伊恩点了点头。

“糟透了，碰上称心的人总是结过婚的。”

“那有什么妨害吗？”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但是此刻伊恩的好奇心占了上风，苏打松子酒在发挥着效力。

“有时我喜欢结过婚的小伙子，但有时我又讨厌他们。”